



《亡妾董小宛哀辞》与《影梅庵忆语》考略 (六)

□ 康冬梅

除了以上三大问题外,《忆语》还有许多让人不可思议的叙述,这些事件究竟是真是假,还是冒襄有意写成这样,不得而知,我们暂且认为是巧合吧。

其一,三个相同的签。每年的元旦,冒都会在关公像前,对一年里将要发生的大事求签占卜。1642年壬午八月是他的乡试,他为自己能否考中占了一卜,得的却是一个“忆”字,签诗与功名根本无关;董小宛与他在镇江金山别过后,也去虎丘关帝前占了一卜,得的是同一个签;八月份他到南京考完

试后和小宛提及此签,二人均心生疑窦,当时有朋友听了,就帮二人在西华门又抽了个签,竟然还是同一个。

其二,金手镯刻字。1648年戊子七月初七晚,董小宛突然想在金手镯上刻字,让冒写了“覆祥”对“乞巧”;第二年的七月,手镯忽然从中间断了,冒改写了“比翼”与“连理”,这比喻的是杨贵妃和唐明皇的爱情。金手镯不比玉手镯,怎么可能轻易断开呢?

其三,两个正月初二。1650年庚寅正月初二,小宛抄写全唐诗,夜晚她和成八绝,哀怨悲伤让冒无法下读,强烈的不祥之感油然而生,就将此诗烧掉了。正好是第二年,1651年正月初二小宛去世了。

其四,同一晚做梦。1650年三月,冒住好友赵友沂家,初五恰巧是他四十岁生日,晚上他梦到回家不见小宛,担心她是死了;同一晚小宛梦到被数人强抢,幸好逃脱。

其五,骰子全六。1642年春,董小宛想随冒回如皋,冒已拒她二十七天,但她还是不甘心,冒就让她先回苏州;船上的朋友看到茶几上正好有副骰子,对小宛开玩笑说,

你掷一把试试看是否如愿。小宛居然掷得个“全六”,这样的概率少至甚微。

最让人费解之处,《忆语》本是为董小宛而写,但是为什么冒辟疆要将陈圆圆写进来呢?按理说,他认识交往的艳色女子有很多,但为什么只写她一人呢?他三年中多次去苏州找董小宛都未遇见,而陈圆圆被豪家强抢去,他就见到了董小宛,难道又是巧合?恐怕所有的巧合都是有意撰写,明写陈圆圆被抢,暗喻小宛的梦真吧!

(全文终)

“忆语体”文学琐谈 (一)

——以《影梅庵忆语》为例

□ 张奎高

一、琐谈之起因

2021年4月下旬,《扬子晚报》牵头在南京召开了一次“冒辟疆著作《红楼梦》研讨会”。与会者多为省内知名作家、诗人,各高校资深教授、学者。如皋红楼梦研究会会长刘桂江、名誉会长黄伟民、如派红学海派研究会会长袁宏远及陈俊华、宗永石和我应邀与会。

会上,有人罗列了一堆理由,说冒辟疆不是《红楼梦》作者。其中有条理由说冒辟疆不是大文人,没有传世之作,不可能写出《红楼梦》这样伟大的著作。笔者在发言时,列举了冒辟疆作为“忆语体”鼻祖的开山之作《影梅庵忆语》为例证,以证冒辟疆在中国文学史中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。同时,笔者明确指出,《红楼梦》即是在《影梅庵忆语》影响下而诞生的一部典型而伟大的“忆语体”文学著作。《红楼梦》自抒情体式、隐晦曲折式文笔、诗性灵动写意式风格、至情至美至善达人式群美图等文本特色,无不彰显出忆语体文学的印记。这既从DNA图谱上证明了《红楼梦》作者不可复制的唯一性。又从源头活水验证了冒辟疆才华横溢的非凡性!

这是笔者第一次公开谈论“忆语体”文学。

最近,笔者看到有人说,“《影梅庵忆语》是小说。”言下之意,似乎是文中所记不可为证。不知我作如此理解是否偏颇?抑或是持此说者在

提醒人们引证需懂“文体”,否则会白忙活。那么,文学作品到底能否作为史学研究史料引用呢?作为文学家族的“忆语体”文学(有人说是小说,其实属散文笔记类)不能作为红学研究的史料吗?不管怎么说,“忆语体”是冒辟疆所创立,研究“冒著红楼”决定了不可能不研究“忆语体”开山之作《影梅庵忆语》!这是个应该讨论、应该明确而且不能含糊的大问题。不然,会严重影响如派红学的深入研究。故此,笔者写了这篇以《影梅庵忆语》为例的“琐谈”,意在探究一下忆语体文学源流、文学内涵、文学特质、史料作用及其实践成果,抛一孔之见,引百家争鸣,究红楼作者,正奇谈谬论。

二、何为“忆语体”文学
关于“忆语体”文学的释义有多种,但我以为下面这段字较为准确且全面:“忆语体文学是明末清初至清末民初出现的一类以忆语,或相似表达为名,记录文人个人家庭生活生活为主的中长篇自传性文言笔记体文学。”

这段话解答了忆语体文学是“回忆式、自传性文言笔记体文学。”既是自传性质,其真实性就具有传记文学的特质,即非虚构创作(也称纪实文学创作)、“大事不虚,小事不拘。”的特质。但这种“不拘”不是子虚乌有的臆造,而是依据人和事发生、发展的规律所能抵达的表述。

三、“忆语体”文学起源
“其发端之作是明末清初人冒襄

为追忆亡妾董小宛所作的《影梅庵忆语》。文章深情回顾了与小宛相识相知的经过、婚后情意融融的日常生活场景以及战乱中逃难的种种波折磨难,爱情在对欢愁苦乐的娓娓叙述中自然流露。《影梅庵忆语》以其文字的哀感顽艳、对婚姻爱情描绘的细腻动人,在文学史上开辟了一条伤悼体人并抒写自我哀感的新路。要给它来一番具体的文体归类,显然并不容易。《影梅庵忆语》非寻常体式所能包容,只因它杂糅了种种文学样式的优长,又有所创新,为抒发对爱妾的思念找到了最佳表达样式。故当后来者意欲追思故人事,表达感伤之情时,采用《影梅庵忆语》开辟的“忆语体”最便宜不过了。“忆语”这个词是近代人根据《影梅庵忆语》之名缩略而成的。民国时赵君狂在《影梅庵忆语考》中将《影梅庵忆语》简称为《忆语》,并指出“自从这部书出现于文坛后,依照着它的体裁而继续撰作的,也很有上几部,如《香奁楼忆语》《秋灯琐忆》……等都是。当然,这许多的作品不是为悼亡而作,就是当细君生时纪述他们伉俪间的艳事柔情的。所以,在这种忆语体文字之中说来,《影梅庵忆语》可称得上是鼻祖的了。”这段话已很明白地将《影梅庵忆语》及其后仿作统称为“忆语体”。并明白无误地指出,冒辟疆创造了“忆语体”文学;《影梅庵忆语》是“忆语体”文学的开山之作。

冒辟疆眷念董白的「芹」意

蕴含《红楼梦》诗里「芹」意

□ 钱祖荣

“万户捣衣声”,源自李白(字太白,号青莲居士)的《子夜吴歌》诗:“长安一片月,万户捣衣声。秋风吹不尽,总是玉关情。何日平胡虏,良人罢远征”。

“酒底”的含意是,作者眷念着有情之人——“砧木捣衣声之‘咚’(董)”,并借用了李白的字“白”和号“青莲”,企盼早日扫平“胡虏”后,夫妻团圆。也寓意着董白的去向——已经落入胡虏手中,即进入满清宫廷。

由此看出,作者反清廷思念爱姬董白(董青莲)的情结深藏在“酒底”之中。此处内容,与《红楼梦》第三十七、四十九回的情诗寓意前后衔接、遥相呼应。

另外,在《红楼梦》第七回,作者早就独出心裁地在一张药方里,连续写了七八个“白”,迫切希望读者看“懂白”(董白)字的寓意。书中写薛宝钗生病后,秃和尚说是从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,要用海上方治疗。周瑞家的因问道:“不知是哪个什么海上方儿?姑娘说了,我们也记着,说与人知道,倘遇见这样的病,也是行好的事。”宝钗见问,乃笑道:“不问这方儿还好,若问起这方儿,真真把人琐碎坏了。东西药料一概都有现易得的,只难得‘可巧’二字: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十二两,夏天开的白荷花蕊十二两,秋天开的白芙蓉花蕊十二两,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两,将这四样花蕊,于次年春分这日晒干,和在末药一处,一齐研好。又要雨水这日的雨水十二钱……”周瑞家的忙道:“嗳哟!这样说来,这就得一二年的工夫。倘或雨水这日竟不下,雨水又怎么处呢?”宝钗笑道:“所以了,那里有这样可巧的雨,便没雨也只好再等罢了。白露这日的露水十二钱,霜降这日的霜(白色)十二钱,小雪(白色)这日的雪(白色)十二钱,把这四样水调匀,和了药,再加蜂蜜十二钱,白糖十二钱,丸了龙眼大的丸子,盛在旧磁罐内,埋在花根底下。若发了病时,拿出来吃一丸,用十二分黄柏(木与白合体)煎汤送下。”

周瑞家的听了笑道:“阿弥陀佛,真坑死了人!等十年未必都这样可巧呢。”宝钗道:“竟好,自他说了去后,一二年可巧都得了,好容易配成一料,如今从南带至北(寓意在它文中再解),现就埋在梨花树(木与白合体)下呢。”周瑞家的又问道:“这药可有名没有呢?”宝钗道:“有。这也是癞头和尚说下的,叫作‘冷香丸’。”……忽听王夫人问:“是谁在里头?”说着便叫香菱。在这段文字里,作者把林黛玉、薛宝钗和香菱巧妙地合成一个人,其原型人物都是董白。

综上所述,冒襄眷念董白的「芹」意,一直蕴藏在《红楼梦》的诗中。



讲文明·树新风
JIANG WEN MING SHU XIN FENG

让阅读



像呼吸一样自然

百步之内有书香

如皋如歌 悦读阅美